

玉壶冰心

半碗新米煮乡愁

米丽宏

谷子,是山区常见的作物。谷雨时节,种谷正适令,播“种谷”;夏天墒情好,种“麦茬谷”;逢干旱年头,蹉跎了播种时机,那就换一种叫做“六十天还仓”的晚谷。“黄毛谷”“红黏谷”“黑黏谷”……总有一种谷子,适合咱那土地。

种迟种早不拘,谷子都在秋天收获。当然了,谷米会储存时间的印记:生长期越长,产量越高,口感就越好。

大田,先尽着种玉米、豆子和芝麻;谷子呢,皮实耐旱,种大田里更好,种山地里长得也不次。

中秋时节,谷子收回来,掐穗,碾轧,扬簸,入仓,上磨,脱皮,黄澄澄的小米从指缝间熠熠流泻,赛过碎金。

新谷登场,新米下锅,在村子里是喜事。三餐侍弄好,日子自然就爽。谷米是小日子不可缺少的一味,“小米粥,疙瘩火,除了神仙就是我”,瞧瞧,在过去的年代,饱暖是福,就这么简单!

新谷米,口感糯而香甜。新米煮粥,粥表面浮一层金黄油。筷子轻轻一挑,一面金黄的小旗子。吃到嘴里,舌尖上是太阳的味道、清风的味道、山泉水的味道……果香粮香秋禾香,喝进肚子,一腔温暖,满腹锦绣。

我爹每每就把新米粥喝成了一种仪式。一碗粥,他喝得细细的、慢慢的,如品美酒;不吃菜,不吃干粮,就那么一口口品。爹说:一年忙到头,还不是为“算子上的馒头、锅里的粥”?新米新豆,就是新日子!得好好享受啊。

拾英品萃

菊染寒霜

鲍安顺

深秋看菊花盛开,我突然想到“菊染寒霜”四个字,感觉那是一种境界,也是一种风情,更是一种气节。记得有人说,那菊花染了霜花,不仅有了古剑的清光寒气,也有酒意的冷骨暖流,那是深秋的傲骨气象,也是深秋的景致。是啊,把菊花、古剑与酒联系在一起,表达的人文意趣,让我想到了霜染菊花的气质,典雅脱俗,清高忧悒,痛苦无奈,丰富至极。还有人把菊花列为“四君子”之一,与梅、兰、竹相映成趣,构成中国文化的精神记忆。

菊花与寒霜,关系密切,霜打菊花更艳,开得冲天香阵,让百花失色。马致远在元曲中的那句“菊花霜冷香庭户”,表明霜冷之中的菊花,是芬芳迷人的。有一位植物学专家告诉我,天气降温之时,寒霜打在菊花之上,菊花体内的淀粉在酶的作用下,转化成溶解于水的单糖,于是菊花细胞液的浓度增加了,细胞就不容易结冰,大大提高了菊花抗霜防冻的本领。我听了后就想,这是菊花的天然禀赋,与深秋时的百花尽凋不同,它开出秋的主旋律,也开出了秋的绚丽风景、迷人风光。

古今诗人,十分关注菊花与寒霜。白居易有“中有孤丛色似霜”,李商隐有“霜天白菊绕阶墀”,苏东坡有“菊残犹有傲霜枝”,还有陆游的“开迟愈见凌霜操”,杨万里的“菊花自择风霜国”,唐寅的“一夜玄霜坠碧空”……百花之中的菊

心灵物语

走在秋天里

杨召坤

我喜欢走在秋天里。

秋天没有夏日的酷暑闷热,也没有冬日的萧瑟寒冷,我们多用“凉爽”形容秋天的气候,虽然温度低了些,但是给我们的感觉是舒适的。

温暖的阳光,在秋天的凉意中更显得弥足珍贵,从湛蓝的天空倾泻,呈现出琥珀般柔和的黄色,不似夏日般强烈,给你的肌肤镀上一层亮黄的同时也带来暖意。

在这样干净的阳光下散步,温暖身体,照亮心灵。

道路两旁的绿化树是悬铃木,那铃铛已经成熟,落在地上炸裂开来,似蒲公英在地上四散,却又没有蒲公英轻盈,被步履匆匆的行人踩踏。记得有一年深秋,晚上我在院子里停车,地上是厚厚的悬铃木树叶,树叶被风吹起来,在半空打着旋,车灯照上去,光影斑驳,有一种深沉的美感。

秋天的银杏叶是极美的。银杏叶形如折扇,边缘最先变黄,叶子中间仍是翠绿色,一叶双色,我感觉比一树金黄更加美丽。等秋意再浓,银杏叶边缘的黄色渐渐扩展,直至将

米,是我的姓氏,我被长者称作“小米”,被同事称作“老米”。我有个远房爷爷名叫“米虫”,有个叔叔叫“米仁”。老米家还有叫“米缺儿”“米豆”“米多多”的。不论什么年代,有米,就能养活人;年年新麦,岁岁新米,多美的事儿啊。

以前,我觉得我的姓氏充满琐碎和实际,像没有恋爱的婚姻,开门见山坐实了烟火日子,不带一丝浪漫。后来,自己操持起烟火日子,才识得了米的珍贵。想一想,米,朴于花朵,重在籽粒。它们是花朵历经季候结出的籽实,是雨露、日月凝结的养分。甲骨文中那个纵横琐碎的“米”字,真是如珠如玉,如甘露滴滴啊。

对新粮的喜爱,不分身份和阶层。当年被贬黄州的苏东坡,为养活一家人,带领老少开垦荒地,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农夫。他感叹道:当年仕途顺利,吃的是官仓里的陈米;如今被贬,反而吃到了这么新鲜美味的米饭。新米,给了他品咂低谷人生的一种意外惊喜。

《春明梦录》说道:清代京城粮仓储存着大量陈米。一到换库,那些陈米就发给六品以下官员充当俸禄或给驻军充当粮饷。官员们只要家里还能揭开锅,就不会吃陈米,而是送到米铺折价处理,转卖给穷人。年复一年,陈米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贫寒子弟,使他们度过荒年,长大成人。

母亲在世时,年年惦着送新米进城;如今,给我送新米的,换成了弟媳。新米里,有浓厚的亲情,淳朴的乡情。

城市餐桌上,日日有一餐金黄小米粥,慰我肚肠和乡思。

梦里乡愁,一碗新米粥。

花,因为有了不怕风打霜冻的品质,于是它没有了茉莉花的娇弱,也没有月季花的浮华,在西风萧瑟、百花凋零的寒霜弥天之际,高傲怒放,拥有刚强生命的精气,它在花朵中特立独行,是与不同的花中君子。陈毅也曾写出菊花的傲霜之姿:“秋菊能傲霜,风霜重重恶。本性能耐寒,风霜其奈何!”短短的诗行中,竟然三次提到霜,真可谓把菊花染霜之气,表达得急切鲜明,溢于言表,却又潇洒慷慨。

菊花与寒霜之间,那种天然的生命意趣,在中国文人墨客的灵魂深处,烙下了深切的人文记忆。晋人陶渊明,一生酷爱喝酒和赏菊花,有人推崇他为菊花的护花神。在《聊斋志异》里有一篇关于菊花的故事,说有一位陶公子,喝醉后变成了一棵大菊花,他姐姐把这棵菊花拔起来放在地上,第二天就变回了原形。可是,他第二次喝醉又变成了菊花,这次却再也变不回来了,因为他已经醉死了。可是,这棵菊花的根,长出了新芽,开出的粉色菊花,还带着酒香,于是人们称这种菊花为“醉陶”。我想,那故事里的陶公,并非陶渊明,却让人想到那“醉陶”二字,似乎有陶渊明的精神风骨。那风骨,是菊染寒霜的风骨,有着归园田居的酣畅迷迭,傲霜沉醉,超然脱俗。

也有人说,陶渊明之醉,在于境界;而陶公子之醉,在于俗气。两者之间的差别,正是缺少一种寒霜之气。也有人说,造就菊花风骨精神的,是大自然中的凛冽寒霜;而造就陶渊明杰出文学成就的,也正是他人格之中那种可贵的寒霜之气。

翠绿色完全吞噬,只剩下金黄色,叶柄水分尽失,被风吹落,留下一地金黄。

秋天极美的事物还有很多,比如城郊山上那几棵柿子树。开车从市里出发,驱车一个多小时到达山下,不为别的,就为看一眼秋天的柿子树。满山荒芜,繁华落尽,柿子树就伫立在这片荒芜的天地之间,黑色的枝丫上挂着几颗红彤彤的柿子,就像几团燃烧的火焰,仿佛天地之间尽是灰白色,唯独这几颗柿子带着强烈的色彩,摇摇欲坠。有的柿子熟透了,毫不留恋地离开,重重地落在地上。即使摔成一滩泥,也要壮烈地赴死,将自己的颜色融入大地。

秋天的苍穹就像倒悬的大海,蓝得好像可以滴出水来。在秋天里散步,看天高云淡,感受秋高气爽,心胸也会变得开阔,那些在心中萦绕的烦恼,似乎都可以融化在天空的蓝色里。

所以,我喜欢走在秋天里,在秋天的田野漫步,感受秋风的凉爽,感受阳光的温暖,看悬铃木的叶子飘落,欣赏荒芜山野间柿子的那抹红色。

于无声处

父亲坐在村口

赵明宇

算起来,半个月没回老家看父亲了,我心神不宁,一种莫名的冲动促使我要回到那个叫“沙圪塔”的村庄,回到父亲身边。

父亲今年80岁,骨质增生导致下肢疼痛,行走不便,父亲说自己成了一台报废的机器。争强好胜的他又不肯服老,每天硬撑着,拄着拐杖到村口坐着,打量一个个在街上走过的行人,看着四季轮回的风景。

父亲是很要强的,从不向生活低头,而且整天板着脸。如今,迟暮之年的他犹如滔滔黄河水,流过激流险滩,流过高山峡谷,到了下游,变得河床宽广,水流舒缓;变得与世无争,笑容满面。

这几年,父亲的反应迟钝了,盯着熟人的脸看半天,竟然叫不出名字。母亲劝他在家里坐着,不要去村口了。

父亲说,在家里待着心烦。父亲拄着拐杖,拒绝别人搀扶,一步步地向村口挪动,每走一步都很吃力。父亲说在村口坐着,看村里的变化,看过往的行人,是一种享受。

每次回老家,我都能看到坐在村口的父亲。风烛残年的老父亲把拐杖靠在身边,身体前倾,身下坐的是一把柴草、几块砖头。他的目光追随着过往的行人,微风吹乱了他的满头银丝。村口没有行人的时候,父亲眯着眼睛,注视远方,像一尊雕像。我知道他在回忆逝去的岁月,期待着儿女的到来。我远远地看到他的身影,不由得加快脚步,一溜小跑来到他的身边。

他却并没有认出我来。我说:“回家吧,外面冷。”父亲说:“我等明宇,他半个月没有回来了。”

“爹,我就是明宇!”我趴在他耳边,大声告诉他。

父亲扬着头,目光在我脸上扫来扫去。他那曾经威严的面孔,变得那么松弛,眼袋下垂,嘴巴也歪了,眼神浑浊。他看清了我,面带微笑,像个孩子一样,急忙站起来向家里走。我搀扶他,他拒绝了,一边走,一边埋怨我:“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回来?”他又看看我手里提的零食,说:“你们再来,不要买东西,我啥也不缺,你妹妹刚走,拿了一堆吃的喝的。”

进了家,父亲让我打电话,催促我母亲赶快回家来。电话打通了,他把我的电话夺在手里,用命令的口气说:“孩子们都来了,快点儿给孩子做饭。”

等母亲的间隙,父亲说:“别熬夜了,伤身体。”

说着话,父亲哭了。我说:“这不是好好的嘛,哭什么啊?”父亲说:“我哭,是看到你们都有出息了,我有福啊,高兴。我老了,啥也不图,就盼着你们能经常回来看看,让你娘给你们做饭吃。”

从外面回来的母亲给我做饭,我给母亲打下手。母亲告诉我:“你爹经常坐在村口,等着你们回来。”母亲又说,“再回来不要买东西了,在城里处处需要花钱呢。”我说:“这才花几个钱?一大兜子零食还不到100块钱,花这么少的钱,能换来父亲高兴,是世界上最划算的事情。”

父亲坐在村口的样子,一直在我脑海中浮现。我倔强的父亲啊,永远是一只雄鹰,翅膀飞不动了,依然在遥望着曾经翱翔的天空。

我们兄妹的每次出现,都会给父亲一个惊喜,就像我突然看到我的作品发表的消息。